

中国

zhong guo zuo jia meng

中国作家梦

作家

梦

中国作家梦

(上册)

马原 编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前言

马 原

这本书其实是一种行为的记录。

1992年3月，编辑家张英与电视导演刘成伟两人首次谈到这个梦想。他们有些兴奋，部分原因是刚刚喝过一瓶“老龙口”白酒，头脑发热吧。说现在文学落入前所未有的低谷，热闹非凡的新时期文学似已消逝不见，该有个说法。二位都是我的挚友，之后自然成了三个人的话题——决定做点什么。

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大型电视片——《中国文学梦》。1992年9月赴上海开镜，历尽艰难，先后穿越十几个省区，跋涉数万公里，在没用一分钱拨款及赞助款的困窘中，居然将耗资巨大的四千多分钟素材带完成了；连我们自己也难相信呵。

当然也有遗憾。个别作家因病或出国或时间或经费原因，暂缺在外；另有若干海外工作的文学家也未入镜；台湾和香港同样无奈。以上种种唯有待来日弥补了。

读者朋友看到的这本书，记录的就是1992年9月起至1993年5月间，摄制组全体不懈的劳作结果。它是二分之一，

另外二分之一是电视画面。

拍摄之初，我们的构想就是把这段历史写下来，尽管它是野史，毕竟它记录了活生生的属于一个时代主要的文学家整体。他们今天都还活着，他们将一直存在。

在此深切悼念拍摄后去世的王道乾。深切悼念未及拍摄突然去世的路遥。

在此感谢为拍摄此片整理此书做了大量工作的刘成伟、张英、刘成军、李启达、常毅。感谢对出版此书给予大力支持的彭恕林。

感谢所有积极配合热情支持我的同行朋友。

谢谢你们。

目 录

前 言	(1)
陈村 (上海作家)	(1)
孙甘露 (上海作家) 张献 (上海剧作家)、陈村	(22)
郑克鲁 (上海师大教授, 法国文学专家)	(41)
格非 (上海作家) 李劫 (上海文学批评家)	
吴亮 (上海文学批评家)	(50)
王安忆 (上海作家)	(64)
戴厚英 (上海作家) 张英 (编辑家)	(81)
陆星儿 (上海作家) 王小鹰 (上海作家)	
蒋丽萍 (上海作家)	(92)
陆海彪 (上海作家)	(104)
叶辛 (上海作家)	(108)
张献	(114)
吴劳 (编审、美国文学专家)	(116)
王振孙 (翻译家) 张英	(121)
沙叶新 (上海剧作家、人艺院长)	(123)
骆少添 (编审、外文专家)	(133)
杨心慈 (编辑家) 任溶溶 (翻译家) 等	(138)
鹿金 (编审、美国文学专家)	(150)
梁晓声 (北京作家)	(156)
李杭育 李庆西	(169)

杨晓敏 (编辑家)	(184)
夏仲翼 (复旦大学教授、外文专家)	
.....	(197)
王道乾 (法国文学专家)	(201)
汤永宽 (编审、美国文学专家)	(209)
朱苏进 (南京作家)	(217)
苏童 (南京作家) 叶兆言 (南京作家)	
李潮 (南京作家、编辑)	(220)
蔡玉洗 (编辑家) 范小天 (南京作家编辑) 李潮	
.....	(254)
高晓声 (江苏作家) 梅汝恺 (翻译家)	(259)
韩东 (南京诗人)	(264)
李晓 (上海作家)	(272)
陆文夫 (江苏作家)	(279)
周介人 (上海文学批评家、编辑家)	
程德培 (文学批评家、编辑家)	(286)
宗福先 (上海剧作家) 陈村	(296)
李子云 (上海文学批评家、编辑家)	(308)
巴金 李小林 (编辑家)	(314)
汪曾祺 (北京作家) 张炜 (山东作家)	(319)
格非 (上海作家) 余华 (浙江作家)	
程永新 (上海作家编辑)	(328)
谌容 (北京作家)	(347)
冰心	(352)
王蒙 (北京作家)	(360)
《青年文学》陈浩增 (主编) 赵日昇 (副主编)	

黄宾堂（副主编）	(375)
夏衍	(382)
王朔	(386)
李文俊（研究员，美国文学专家）等	(396)
吴彬	(399)
赵毅衡（教授、英美文学专家）	(406)
从维熙（北京作家）	(414)
赵玫（天津作家、编辑）	(418)
蒋子龙（天津作家）	(425)
李子干（编辑家）	(430)
冯骥才（天津作家、画家）	(433)
崔道怡（编审、编辑家）	(444)
朱伟（编辑家）	(449)
史铁生（北京作家）	(459)
施咸荣、董衡巽、李文俊 （三位都是研究员，美英文学专家）	(474)
徐怀中（将军、作家） 莫言（军人作家）	(483)
张抗抗（黑龙江作家）	(506)
刘心武（北京作家）	(512)
阿克曼（德国汉学家，歌德学院北京分院院长）	(526)
刘恒（北京作家）	(535)
陈建功（北京作家） 史铁生	(550)
铁凝（河北作家）	(563)

袁可嘉 吕同六 柳鸣九 叶廷芳	
董衡巽 (均为研究员, 外国文学专家)	(574)
刘震云 (北京作家)	(594)
郑万隆 (北京作家)	(600)
陈晓明 (博士、文学批评家)	(607)
季红真 (文学批评家)	(628)
乔良 (上校作家) 叶楠 (作家)	(638)
章仲锟 (编审编辑家)	(652)
汪国真 (北京诗人)	(656)
魏明伦 (剧作家)	(661)
宗璞 (北京作家)	(663)
陈凯歌 (电影导演) 王斌 (文学批评家)	(668)
张英 (编辑家) 安波舜 (编辑家)	(675)
洪峰 (吉林作家)	(688)
王成刚 (编审、编辑家)	(705)
阿城 (哈尔滨作家)	(716)
池莉 (武汉作家)	(721)
方方 (武汉作家)	(727)
何立伟 (长沙作家) · 残雪 (长沙作家)	(738)
刘硕良 (编审、出版家)	(756)
《花城》杂志	(764)
范若丁 (广东作家、编辑家)	
李士非 (广东诗人、编辑家)	(770)
徐敬亚 (吉林诗人) 王小妮 (深圳诗人)	(776)
韩少功 (海南作家) 蒋子丹 (海南作家、编辑)	

潘军（安徽作家）	(781)
迟子建（黑龙江作家）	(788)
马秋芬（沈阳作家）白小易（沈阳作家）	(794)
金河（辽宁作家）	(813)
陈言（编辑家）林建法（文学批评家， 编辑家）辛晓征（文学批评家）	(819)
马丽华（西藏作家）	(836)
扎西达娃（西藏作家）	(839)
后 记	(842)

上海·陈村寓所

1992年10月4日

陈村(上海作家) 马原

陈：你还可以有个话题就是拍厕所。据说现在人的文明程度是看厕所。厕所要很豪华，卫生间要很豪华，这就很富有了。

马：厨房也不得了。现在厨房都很讲究。

陈：等会，你可以拍一下我们的厨房和厕所、马桶。

马：对，饭碗和马桶不到一米嘛。

马：想想办法，往正题上说，先说啥？刚才说钱嘛。说钱。那时就说韩少功要拍一下嘛。

陈：韩少功大概有车开嘛。

马：那可能比较便利，但我们摄制组不能去。大概只能我们两个人去，飞去，然后飞回来。整个组不能去，然后找机器，让韩少功他们帮忙想办法。一个人总归好办。这儿总归是摊子太大。

马：现在是不是作家群里赚钱最多的了？

陈：他就是那时候办《海南纪实》……

马：《海南纪实》不得了，当时60万吧？像王朔、苏童他们大概都有二、三十万，现在大概差不多。

陈：王朔比苏童钱多吧？

马：不一定。现在苏童外面卖得凶。苏童刚刚一个中篇卖美国，就是六千美元。我最惨了，到余华那儿一看，他那美元也没少拿吗，台湾出了三本了。

陈：那就不错了。

马：啊，三本书拿了几千美元。

陈：你走红的时候没赶上好时候，要赶上外国人或海外那些人向中国买东西的时候就好了。

马：那时候他们买过了之后，他们跟我联系，说，人家找你啊。我运气不好嘛，找我的时候人家已经走了，外国人买完他们，就说人家也在找你嘛。我一篇也没卖嘛。卖过几个短篇。

陈：你把它留着，我跟你说，任何人跟你订合同，你也别把你的版权给卖绝了。

马：或者是卖两年、五年。或者是卖一个国家的。

陈：卖某个地区的，但你不要卖绝了。

马：就要卖个大价钱的。

陈：你版权都是自己的嘛。

马：原来我比较有数。早晚都能卖出去嘛。一是写得不多，如果我一辈子能写三千万五千万，那我现在急着卖嘛，怕这个钱花不到了。但一辈子就写两、三百万字小说，现在卖了，以后呢？还是外面有电视能赚到钱，尤其海外，光靠版税就会发财嘛。

陈：我有个好题材没发出来，但不能写，写了肯定找我麻烦。

马：你说啊。

陈：你说是啥？卖到香港、台湾肯定发财。

马：有一次，我记得，你们没结婚的时候，去王宁家里。我印象房里也是一个大床，那房间把床去掉就没有空间了。

第一次还是去你家里嘛。1982年初。

陈：那天正好家里有竹笋，你说你不爱吃。

马：就是。没吃过竹笋，吃竹笋我印象比较深，老太太做的菜量都比较足。我到其他上海人家吃饭，盘子都太小，不敢伸筷儿。

陈：你那时候看起来比现在面善一些，腼腆一些。

马：比现在漂亮。

陈：现在也十年了。

马：十年也出头了。

陈：今年是？

马：1992年，十一个年头。

陈：这十年里，这些人变化都很大。

马：那时候我发不出来东西，你还一个劲给我推荐。

陈：你那篇叫什么，“夏娃”。我去找肖刚，上海文学的。他说这是个好东西，他说要把开枪的那部分去掉，解放军打死老百姓总归不是什么好事，那我说你把枪删了，你这小说就不好编了。一开枪比较刺激，又有声音又有血，你要把他改成投河自杀，就难看了。

马：当时我一篇小说也没发过嘛——当时我完全就是，一篇小说也没发，那时你还经常给我点鼓励的话，我记得特别清楚，咱们俩通第一封信，那时候说，我总想着一代读者是由一代作家造就的，一开始他们不太适应，怕他们大吐不止，但终究会适应的。

陈：经常有格言警句嘛。

马：对，陈村是以创造格言警句闻名嘛。

陈：没有，你仔细想想真是，慢慢这件事变成真的，有时像闹着玩似的，写着玩玩倒有一天，它变成你吃饭的手段，而这就有些严重性了。

马：变成衣食父母了。那时候说作家还是离自己很遥远嘛。一个很空洞的字眼。

陈：前两天有一些小朋友来采访我，就问我你是怎么当上作家的，这就很奇怪了。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当上作家的。突然有一天人们说你是作家了。啊我一想我是作家了，那我就是作家了。

马：突然又转成专业作家，当时你给我们羡慕坏了，咱们这一般人里当时很少有几个专业作家，非常早。

陈：开始请创作假，这就很高兴。1983年开始脱产了。然后到1985年有专业作家编制。

马：我们肯定是国家部门地道的专业作家最后一批。孙甘露、史铁生他们都是合同制，各地都搞合同制，我们还不是合同制。前两天你不是说王蒙又提起这事了么。

陈：王蒙希望不要保，这两天王蒙又反过来说了。香港文汇报登了一篇王蒙在澳大利亚讲学的报道，上面说的挺好。他介绍了很多国外新潮的作家，新潮的文学流派，还说有些人对他的不理解，还有抨击什么的。把王蒙的前言后语搭起来看还比较有意思。

马：王蒙对我还够意思。我当时处境比较惨，王蒙去了一趟西藏，他们看王部长夸奖马原。我后来处境改善跟王蒙有关系。也是从那以后我才看看王蒙的东西，看的不是太多。他那个《活动变人形》，刘再复说得神乎其神，

说可以获诺贝尔奖，而且过了，就是得个诺贝尔奖还有富余，当时我翻了一个片断就没看，但真正看了还不错，他写的旧中国家庭里面的那些事情还有点意思。我真是新时期长篇中少数几个看完的。

陈：我觉得那篇不错。他写的《访苏新潮》很好。因为他是个少年布尔什维克，然后他到苏联去又带着一个很复杂的感情。苏联变成一个少年时很向往的地方，那个时候我们说它变修了吗。那是变修的地方，而且改革开放中又是一个不如中国的地方。

马：余华说：大众本不关心精神，他说得有点道理。

马：换个说法，你写作，实际上，在小说发表以前，你还写过好多诗，你把写诗情况说一下，这样……

陈：就把问题隔开了。

马：对。

陈：还有个问题就是，再谈谈自己的小说。

马：……是不是过不下去了，原来我在青少年时期我觉得可能过不下去了。现在我觉得可能也过得下去。

陈：不是，不是。我这个说的是广义的性，我说这个广义的性，包括你的时装，你的谈吐，包括你走路的姿态，包括你的思维方式，这些都是你的性。

马：平时吸引你目光的是，比如说，好色的人，曲线都比较容易进入视野。在曲线进入视野的时候，都觉得舒服。实际上这就是性吗！就是性，实际上这跟女人体有关系。

陈：有很多都是，你说你走在路上或者小时候，小孩长出来以后，然后就按照一定的性别模式去栽培。男孩儿应该

有什么样，女孩儿应该有什么样儿。

马：对，这种教育都是在不自觉中完成的。

陈：有时候看很滑稽的，就看那电视剧里，很小的小孩儿就跟别人说，你得像个男子汉。

马：有一张画儿，两个外国小孩儿，男孩儿把裤衩拽开，女孩儿往里看，那个画在中国销售特别好。我在什么地方都见过。许多家庭都见过这张画。那种游戏，现在我们回忆，小时候肯定都有。这个，也搞不清怎么回事，大概就是有一种规定性。就是我们生活这个大环境有一种规定性，到中间一段，一下就没有这个东西，好像就是不存在了。就像你刚才说的。谈性？你怎么能还有性呢？哎呀，你看女的，你往胸上看，你往大腿上看，往屁股上看。

陈：这一代人也有悲哀，跟年轻人不一样，可能比我们年纪大的那代人，有他们的悲哀，我们这代人也是不得已，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性是一个忌讳的话题。人们是不谈论性的。或者说作为一个自觉的什么者，革命者什么的，也就自觉地回避性，也不谈性。觉得性是对什么事业对什么都是有妨碍的。性是一种不好的东西，你潜意识中总有一种东西，或者是一麻烦的东西，然后你又不对了。有一天你突然受到另外一种教育，觉得性是不可或缺的，性是一种美丽，性是一种健康，性是一种无可回避的东西。然后你接受这个东西，如果你要实践呐，那又是不能实践的，要去实践的话，就会受到就是那刚才说的那个，觉得你又不对了。

马：对。

陈：好像没你的事，没你的份儿，不是你的事儿，你要硬掺和进去。

马：前不久，和司机聊起来，我就说，我说，你日常的业余爱好是什么，桥牌，抽点好烟，我说你有情人么？他说，噢，我们上海人很正经的，上海人是不能有情人的。上海人当官，上去就下不来。但有两件事不能做，就是手不要伸到别人钱包里去，不要睡到别人床上去，不要睡错床，不要伸错手。

陈：你刚才讲的经过这十年。十年过去了，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十年之前，在写作的那些人，大概有大半不写了，或者很少写。

马：你比如说李潮。

陈：李潮不写了？

马：李潮彻底不写了。十年以前李潮好棒啊。中国最重要的几个作家了。

陈：陈建功，还有几个。

马：陈建功。

陈：中国有两功，建功，少功。韩少功基本也不写了，写得很少了。

马：徐乃建，徐乃建已经许多年不写了。十年前徐乃建也是非常重要嘛。

陈：有些人出国了。

马：包括张新奇他们。现在都不见写了。倒是我们还算执迷不误。

陈：不过有一代人，有些人当官了，就是比我们大的那么些，

打成右派的那些。

马：对，就是比我们大十岁八岁的那些，好多都是主席了。

陈：他当了官以后不写了。还有些人，他也没原因，不写了。没什么原因，他也不当官，在写的那些人，势头很旺的，也很少。

马：现在实际你写得并不少，但小说少。

陈：少。

马：小说少了，随笔呀，散文啊多了。

陈：就是写得有些疲乏了。

陈：你在写小说时不如当年那么兴奋了。

马：有时我们背地里说，说陈村现在更是文人，不是作家。

陈：文人化了。

马：就是文人化了，你东西不少写，常见，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写。实际是在写东西，不是在写小说，不是当小说家，小说家变成一个业余了。文人是职业的。

陈：小说变成偶然的行为了，就像去年写了一个中篇一个短篇。

马：前两年我写得多点，一晃三年很少有什么小说，很少有几篇，这不也下海么？搞影视的都算下海吧？

陈：你不下海也没用。

马：嗯，不下海也不能写。现在，我眼前这个状态，不下海也不行。

陈：有些人可以，像王安忆这种人可以，她在斯条慢理地，有条不紊地出产，那么这些人可以写长。像莫言那样，像火山爆发一样，一下子到处都是莫言，大概长不了，肯定长不了。